

怀念朴素，

怀念简单

方方经典散文

方方

著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当代著名女作家方方精心编选二十三篇美文
透视风景深处，钩沉江城往事，漫话闲适生活

山东文艺出版社

怀念朴素， 怀念简单

方方经典散文

方方

——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念朴素, 怀念简单: 方方经典散文 / 方方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329-5427-8

I. ①怀… II. ①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1520 号

怀念朴素, 怀念简单——方方经典散文

方方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 张 9
字 数 169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427-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旅途随感

- 002 一个房间的小木屋
- 015 在寂静无人的深山
- 034 去南靖看土楼
- 039 到云南走走呵
- 069 九寨流水账
- 074 在丽江看街看雨看人
- 083 恩怨情仇之越南
- 098 我行我素之印度

第二辑 往事怀想

- 136 恶之花
——汉口老租界
- 150 红楼前的革命
- 169 汉口消失的游戏
- 186 一碗热干面
- 191 一切都是亲切的怀念
- 220 有些人总也难忘

第三辑

日志闲话

- 234 昨天夜里
- 238 闲话：银鱼和虫，还有设定
- 241 雨天读书：山中有高人
- 248 蓝调——放松或是即兴
- 252 怀念朴素，怀念简单
- 257 看场电影，东扯西拉
- 262 听傅聪的音乐会
- 267 以一校之力，抗两国精兵
- 272 一个美丽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
坚持美丽

第一辑

旅途随感

美丽的风景对于我来说，总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
就算在想当然之间，心里也会有一阵说不出的跃动。

一个房间的小木屋

当我向大使馆文化处负责安排我美国之行的贺侠先生提出我想去瓦尔登湖时，他脸上露出惊异的神情。因为翻译上的误差，美国人对瓦尔登湖总要迟几拍才会弄明白它是什么。在交谈之中，贺侠先生突然就明白我的“瓦尔登湖”的意思，竟激动起来，连连说，梭罗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然后起身去书架取下一本梭罗的书送给我。贺侠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个要求，你是第一个。我们将尽量满足你。

怀着几分兴奋也怀着几分期待，日行了几千里，换乘了三架飞机后，我终于看到了华盛顿。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一个名为“子午线国际访问者中心”的官员为我安排好了整个访美行程。但是瓦尔登湖却没有出现在我的行程之中，这使我颇感失望。

在美国人征求我对访问行程的意见时，我提出我非常想去瓦尔登湖。我向他们讲了我对《瓦尔登湖》这本书的喜爱，也

讲了梭罗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甚至讲到了译者徐迟以及他的死……美国人显然通情达理，对我的心情表示可以理解。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满足我的愿望，于是在我的行程中，加上了波士顿一站——因为瓦尔登湖在波士顿的附近。

我虽然正经地上过大学，可应该说我还是很孤陋寡闻的。因为直到1984年，我才知道《瓦尔登湖》这本书。那是书的译者徐迟先生跟我说的。有一段时间，徐迟住院，医院正好在我工作的电视台附近，于是我有时便去看看他，并陪他在旁边的中山公园散步。徐迟在散步中同我讨论“思想的激情”这一话题时，讲到了梭罗，并由此讲到了他翻译的《瓦尔登湖》这本书。徐迟反反复复地说：“这本书非常好，你一定会喜欢。”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因为作者和书名对我来说都太陌生了。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不久，徐迟便送给我一本《瓦尔登湖》。我立即就读了。记得那时我住在集体宿舍里，白天同室女孩子都上班去了，宿舍里极其安静，静得有些寂寞，于是便从这本书里读出无数的感动。正像徐迟在《后记》中所说：“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从那之后，这本蓝底上有着黑色河流和树林的《瓦尔登湖》便成了我最喜欢的书之一。

而瓦尔登湖也就成了我的一个向往之地。

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遥远，遥远得有几

分神秘。瓦尔登湖美丽恬静的景色在我心里已想象过百回。是什么样的自然什么样的气韵，能滋生和孕育出如此不同凡响的一本书呢？

二

我是坐火车从纽约到波士顿去的，安排我行程的美国人，不能光让你坐飞机，也让你感受一下火车。美国的火车的确宽大而舒适，人很少，软软的座椅，令人有享受感。一旦享受，便昏昏欲睡。不似在国内，车厢里永远挤满着人，焦虑和担忧时时折磨着你，而列车员则总是挂着你欠他一千大洋的面孔。

火车行不多久，便见到大西洋。海水蓝得像是人在远远的地方涂抹的颜料，风景自是极其美丽。路两边许多的树叶都红了，在明亮的秋阳下显得无比妩媚。行程中，偶可见些港湾，港湾里泊着色彩鲜艳的小船，甚至望得见有人在船上跳上跳下，有一个人很胖。我带着徐迟送给我的那本《瓦尔登湖》，一边看风景，一边看看书。

美丽的风景对于我来说，总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就算在想当然之间，心里也会有一阵说不出的跃动。一个人向往美丽的自然，向往自然散发出来的飘逸和它无际无边的神秘，以及那种无缘无故便可让你内心沉静的气息，真的是需要一种情怀。

而在今天这样纸醉金迷浮躁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情怀越来越不被认同。所有对于美好的向往和浪漫，都被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嘲讽和取笑。这种嘲讽和取笑，比辱骂更能令人容易主动丧失自己的本真。

波士顿下着雨，天气比纽约陡然就冷了许多。因在国内睡觉惯了，而且还不坐班，几成习惯，突然间在美国连续奔波，天天早起，体内的懒虫便一起造反，令我头疼剧烈。住进旅馆后，我生怕我自己就此便会倒下。而在这里，访问梭罗协会和参观瓦尔登湖只有一天时间。于是吃药，于是不顾一切地倒头便睡。

次日早晨起来，窗外阳光灿烂，风把绿树吹得呼啦啦响。我的头疼也被去痛片给治好。一切是那么好。一清早，我和翻译方便叫上计程车直奔瓦尔登湖。在美国，接待方式比我们要简单实用得多。所有的行程安排，几点钟去哪里如何住，都打印成册，你只需要照册行事便可。而抵达旅馆后，服务台便会交一份当地接待人员安排的时间表，非常精细地写明你将什么时候坐什么车到什么路见什么人等。比方波士顿的这一份，便告诉我们：瓦尔登湖的公园管理处将有一个某某女士接待你们并带你们观光，完后，中午十二点，梭罗协会将有人在公园管理处来接你们；你们去那里吃中饭，但你们得自己准备食物云云。所以我和仪方一早便特地买了便当，随身携带。虽然有些不很方便，可心里却莫名地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如此的接待

方式，使我想起若在国内，无论如何，都将会有一场兴师动众的酒席。

在计程车上，司机对我们去瓦尔登湖表示出不解，说那只是一个很小的湖，没有什么看头。我说那里是不是很幽静，司机说还算幽静吧，不过就在马路边上。这一说令我吓了一跳。无论如何我脑子里的瓦尔登湖是不应该在马路边上的。

公园管理处的管理员是一位女士，她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一切都早已交代清楚，所以我们也不用说明我们的来意。想必这类接待她已经有过数次。一见面握完手，她便带我们去看梭罗的小屋。

小屋就在公园管理处的旁边，紧靠公路。不几秒便呼地驶过一辆汽车。树林很稀疏，也不高大，阳光也就大片大片地洒得满地。一尊梭罗的塑像便立在这斑驳的阳光之下。我不知道别人持有什么样的看法，至少我觉得这尊塑像不那么对得起梭罗。梭罗的塑像不应该是这样简单粗糙，就像中国县城里的那些雕塑，丝毫不能引起观者内心的感受。对于小屋置于繁忙的马路边，我亦觉惊讶。管理员忙说，小屋原址并不在这里，而在前面的树木中。只是为了方便人们参观（很多美国人都懒得往里面走），便盖在了这里。梭罗住在瓦尔登湖时，这里并没有公路，公路是后来修的。如此看来，美国人也难以脱俗，为了旅游（旅游是环境保护的天敌），不惜改变原汤原汁，不惜

让自然中的梭罗搬到热闹的尘世中来。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迁就旅游（说到根底上，是迁就金钱），旅游改变世界，这大概也是新时代的特色了。

但小屋确真的只是一间好小的屋子，完全按梭罗当时的房子仿造。它看上去只有十平方米左右。一个房间。进门右边有一张小床，小床的对面有一窗，窗下摆着张极小的桌子，桌子上有几本梭罗的书以及笔墨之类。与门正对着的是一张椅子和一个砖砌的火炉——正像梭罗书中描述的那样。地窖在房中间，据说梭罗便是将食物储藏在此。所有东西，就是这些。住在这样的屋子里，生活可以说是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几乎就是原始状态。而梭罗便是在这样的一间屋子里静静地思考。仿佛是扒下了生活所有的负重，轻装上阵，沿着思想的道路，走入深径。深到了常人难以涉猎的地步，深到了梭罗成为一个孤独的梭罗，守着一个湖泊和一座森林，历经春夏秋冬，去探索去感悟去追究自然、社会、人。这的确是一种纯粹的思考，纯粹得后辈人在读着这些沾满自然气息的文字时，不能不心怀感动。既为思想和文字，也为行动。如此壮举，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当梭罗在 1845 年那个初春的日子，拿起斧头到树林里砍下第一根木头盖这幢只有一个小房间的小屋时，当他在这一年的 7 月 4 日——美国的独立日——住进他亲手建造的简单而朴实的

家时，就注定了瓦尔登湖将伴随着一本书一种人生一个特立独行的文学家走向整个世界。

瓦尔登湖和小屋之间隔着一条马路。过往的汽车相对于美国其他道路来说，不算太多，但相对于中国的乡间的道路来说，就算是很多的了。穿过马路，似只几步路，便看到了我向往已久的、在脑海里已经推想过无数遍的瓦尔登湖。

正值秋天，湖岸的树叶或红或黄，烂漫一片。倒影落在湖里，湖水也斑斓着。因为有风，也就有一些涟漪，一圈一圈地翻动着，和阳光默契配合，把湖面变得波光粼粼。梭罗说：秋天的瓦尔登湖“是森林的一面十全十美的明镜”。而今天，这面镜子充满动感，仿佛因阳光和风而变得活泼起来。

坦率地说，瓦尔登湖比我脑海中想过一千遍的那个湖要小得多。自然在我的印象中总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常称为大自然。而瓦尔登湖却这么小，小得让我觉得不太容易闻到自然的气息。所幸湖四周的树林子却是很大，一直延伸到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办法穿越这片树林。因为它的大而无边，四周散发着一股没有人烟的清香，苍茫的气息也时而从树缝里传达到鼻尖前。这时候，你才会觉得梭罗的确是在自然之中。

梭罗真正的小屋在距湖边几米的一个小空地上。它的背后便是密密的树林。现在这里没有小屋，只有一块纪念牌和一堆石头。据说其实没有人知道梭罗的小屋究竟在哪里了。这样的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在空无一人的树林中，毁掉和遗忘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或许一阵大风便能把它吹没，一次风雪便能将它压垮，然后，它便成了猎人的柴火。只是，梭罗在这里沉思默想而写出的作品却是永远也无法让人遗忘的。终于有一个对梭罗极其入迷的人（我忘了他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他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和许多的钱，终于找到并确定了梭罗小屋的位置。他之所以能确定，是因为他发现了梭罗当年储存食物的小地窖。而这地窖正是在梭罗的房间里——梭罗的书中提到过。于是这里当然便成为人们缅怀梭罗的地方。堆在梭罗旧居旁边的石头，据说都是前来看望梭罗旧居的人们带来的，许多的人在石头上写着文字，以此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久之，石头就堆得很多了。我探身细看，真的，很多石头上都写着字，有的是人名，也有些是纪念句子。因是洋文，我都看不懂。但我深为这些字感动。

自然总是原始而粗糙的，没有人赋予它精神，它终究也只是茫茫而不为人知的自然，虽然它或许漂亮或许令人流连。而瓦尔登湖因为有了梭罗，便有了与寻常自然风光大不相同的意义，就有了它永恒的风景。所以我要说，瓦尔登湖所有的美丽都来自梭罗。

三

按照联络图提示，中午十二点，我和翻译仪方在公园管理处等候，有一位名为“琼”的教授——仪方为我这样翻译的——来接我们去“梭罗中心”。公园管理处有一个专卖梭罗纪念品的商店，于是在琼教授到来前，我便去那商店里购得一套瓦尔登湖的明信片 and 一张有着梭罗倚门而立的木刻作品。

正当我们购物时，小店进来两个极其壮硕的美国人，穿着汗衫短裤。我和仪方都没有注意到他们，以为这不过是附近的伐木工人而已。没料到当我们买完东西，正欲出门时，他们走到我们跟前，说你们哪个是方方？这时我和仪方才悄然，原来这就是我们的接头人。

一番介绍，我们知道这两个壮硕的美国人，一个便是琼教授，另一个是戴维教授，他是琼的朋友。于是我们乘坐着他们的车，颠颠簸簸地穿过树林，到达一幢镶有咖啡色屋檐和窗框的房屋前。这就是现在的“梭罗中心”。

梭罗中心远离着公路和市区，它让我感觉这里似乎更像是梭罗曾经住过的地方。它的四周散落着树木花草，风从林中穿过，能闻到一种特别的幽静之气。这样的地方，容易令人心情激荡。

琼教授告诉我说，现在的梭罗中心由两个组织组成，一个是瓦尔登森林活动项目，他们负责买地，保存这个地方——主要指梭罗居住和活动过的地方；另一个是成立于1941年的梭罗协会。琼教授本人正是梭罗协会的理事，这样的理事，全美共有十个。在美国，所有专门研究19世纪美国历史、艺术哲学、政治、经济以及一切与美国有关的问题的人，都对梭罗的生活和思想感兴趣。中心现在有三个人，一个人负责上网，一个人负责文件，一个人负责活动项目。瓦尔登森林组织的人主要负责筹款。大部分的经费都是私人捐赠。政府的国家艺术基金会也给了150万美元，用于修建梭罗图书馆。

我去的时候（1997年秋天），梭罗图书馆正在修建之中。刚盖好的一楼，完全用于图书资料收藏。这里收集了梭罗所有的作品和尽可能找到的有关研究资料。有三个学者，业已把自己收藏的有关梭罗的资料都捐赠了出来，其价值相当于100万美元。图书馆在1998年春天完工后，便可开始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热爱梭罗的学者和朋友。因这里是梭罗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梭罗资料最为丰富的地方。

坐在梭罗中心的老房子里，我和仪方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便当吃午饭。这是一幢有着三层楼，结构错综复杂的房子。餐厅里光线明亮，透过宽大的玻璃窗，能看到外面大片大片的绿树繁花。厨房里传来几个大学生的说笑，他